

歷代帝王君鑒



07635

歷代君鑒卷之二十九

善可為法

國朝

太祖高皇帝上

太祖聖神文武欽明啓運俊德成功統天大孝高皇

帝姓朱氏濠之鍾離東鄉人也。

父仁祖勤儉忠厚人稱長者。

母太后陳氏生四子。

上其季也。方

上生。紅光滿室。自後夜數有光鄰里遙見驚以為火。

君鑒卷二十九

皆奔救至則無有人咸異之。及

上稍長。姿貌雄傑。志意廓然。獨居沉念。人莫能測。既

就學。聰明過人。事親孝。侍奉左右不違意。年三十

七為吳王。四十一即帝位。先是歲甲申。

上年十七。連遭三喪。又值歲歉。與仲兄極力營葬事。

遂歷游光固汝潁諸州。凡三年。時泗州盜起。列郡

騷動。辛卯夏五月。汝潁兵起。壬辰春二月。定遠人

郭子興。孫德崖等起兵。自稱元帥。攻拔濠州。據其

城守之。

上念無所逃難。不獲已。乃以閏三月甲戌朔旦抵濠。



城入門。子興見

上狀貌奇偉異常人。遂留置左右。甚見親愛。凡有攻討。即命以往。往輒勝。子興由是兵益盛。是冬。元將賈魯與月哥察兒圍濠城。城中極力拒守。癸巳夏五月。元兵解圍去。城中乏糧。人艱食。

上以鹽易米於懷遠。歸贍子興家。濠城自元兵退軍。士多死傷。

上乃歸鄉里。募兵得七百餘人。以還。子興喜。以上為鎮撫。是時子興等馭下無道。所部多暴橫。

上觀其所為。恐禍及己。乃以七百人屬他將。而獨與

徐達等二十四人南去。略定遠。得壯士三千人。後七日。率之而東。夜襲元知院老張于橫澗山。黎明入其營。老張棄軍遁去。降其民兵男女七萬。得精壯二萬。悉加訓練。

上諭之曰。爾衆初非不多。一旦為吾所有。何也。蓋將無紀律。士不素練。故爾。今練習爾等者。欲令紀律也。宜共戮力以建功業。衆皆羅拜曰。唯公所命。於是率之南略滁陽。道遇定遠人李善長來謁。

上與語悅之。留置幕下。俾掌書記。遂與俱攻滁陽下。之。○甲午七月。除大旱。



上憂之。聞滁之西南豐山陽谷柏子潭有龍祠。水旱禱之輒應。即齋沐往禱。後三日大雨如注。

上即乘雨詣祠謝。是歲滁大熟。○

上以四方割據稱雄者衆。戰爭無虛日。又旱蝗相仍。人民飢饉死者相枕藉。心甚憂之。乃禱于天曰。今天下紛紛。群雄並爭。迭相勝負。生民皇皇。墜于塗炭。不有所屬。物類盡矣。願天早降大命。以靖禍亂。苟元祚未終。則群雄宜早息。某亦處群雄中。請自某始。若元祚已終。群雄之中。當膺天命者。大命早歸之。無使生民久沾危苦。存亡之幾。驗于三月。及

### 踰三月。

君鑒卷二十九

三

上兵益盛。時子興名稱尚微。且無意遠略。但欲據滁自王。

上察其意。因說曰。滁山城也。舟楫不通。商賈不集。無形勝可據。不足居也。子興默然。事遂止。乙未春正月。滁師乏糧。諸將謀所向。子興命定計。

上曰。困守孤城。非計。今欲謀所向。惟和陽可圖。於是命與張天祐等規取和陽。既而元兵來攻。自城西門踰隍。轉攻北門。

上命開門擊之。元兵阻隍。大敗走。遣報子興。子興遂



命

上總守和陽。初諸將破城暴橫多殺人。城中人民夫婦不相保。

上為之惻然。即召諸將謂曰。比諸軍自滁來。多虜人妻女。使民夫婦離散。軍無紀律。何以安衆。凡軍中所得婦女。當悉還之。於是夫婦皆相携而往。室家得完。人民大悅。○五月。

上帥舟師攻蠻子海牙于峪溪口。大敗其衆。遂與諸將定渡江之計。諸將咸欲直趨金陵。

上曰。取金陵必自采石始。采石南北喉襟。得采石。金

陵可圖也。六月。

君鑒卷二十九

四

上率徐達馮國用邵榮湯和李善長常遇春鄧愈耿君用毛廣廖永安各引舟渡江。

上與永安舉帆前行。永安請所向。

上曰。采石大鎮。其備必固。牛渚磯前臨大江。彼難為備禦。今往攻之。其勢必克。乃引帆向牛渚。風力稍勁。頃刻及岸。守者驚駭。出兵來拒。

上麾甲士以進。敵不支。即走。常遇春奮戈先登。諸軍鼓勇繼之。采石鎮兵驚潰。遂拔之。綠江諸壘望風迎附。遂乘勝徑取太平。執其萬戶納哈出。太平路



總管靳義出東門赴水死。

上聞之曰義士也。具棺斂葬之。耆儒李習陶安等率父老出城迎。

上安見

上狀貌謂習等曰龍姿鳳質非常人也。我輩今有主矣。

上之發采石也。先令李善長為戒。戢軍士榜比入城。即張之。及拔城。士卒欲剽掠。見榜揭通衢。皆愕然。不敢動。有一卒違令。即斬以徇。城中肅然。富民陳迪等獻金帛。即以分給諸將士。改太平路為太平

府。諸將奉

君鑒卷二十九

五

上為大元帥。命諸將分守各門。脩城浚濠以固守禦。○冬十二月。釋元萬戶納哈出北歸。納哈出者木華黎裔孫也。

上初獲之。以其為元世臣子孫。待之甚厚。謂徐達等曰。納哈出心在北歸。今強留之。非人情也。不知遣之還。達等以為虜心難測。若舍之去。恐貽後患。不如殺之。

上曰。無故而殺之。非義。吾意已決。姑遣之。因召納哈出及降臣張御史謂之曰。為人臣者各為其主。況



汝有父母妻子之念。今遣汝歸。仍從汝主于此。因資而遣之。納哈出辭謝而去。○丙申三月。

上進兵集慶路。元帥康茂才以城降。

上悉召吏民。父老諭之曰。元失其政。所在紛擾。兵戈並起。生民塗炭。汝等處危城之中。朝夕惴惴。不能自保。吾率衆至此。為民除亂耳。汝宜各安職業。毋懷疑懼。賢人君子。有能相從。立功業者。吾禮用之。居官者。慎毋暴橫。以殃吾民。舊政有不便者。吾為汝除之。於是城中軍民皆喜悅。更相慶慰。乃改集慶路為應天府。

上既定金陵。欲發兵取鎮江。慮諸將不能禁戢士卒。為民患。明日召諸將戒之曰。吾自起兵。未嘗妄殺。今汝等將兵當體吾心。戒戢士卒。城下之日。毋焚掠。毋殺戮。有犯令者。處以軍法。縱之者。罰無赦。諸將皆頓首曰。謹受命。徐達等進兵攻鎮江。克之。號令嚴肅。城中晏然。民不知有兵。○秋七月。諸將奉上為吳國公。以元御史臺為公府。置江南行中書省。上兼領省事。○戊戌春正月。遷元帥康茂才為營田使。

上諭茂才曰。比因兵亂。隄防頽圯。民廢耕耨。故設營



田司以脩築隄防專掌水利。今軍務實殷用度為急。理財之道莫先於農。春作方興慮早潦不時有妨農事。故命爾此職分。巡各處俾高無患。乾卑不病。勞務在蓄洩得宜。大抵設官為民。非以病民。若但使有司增飾館舍。迎送奔走。所至紛擾無益於民。而反害之。非付任之意。○三月命提刑按察僉事分巡郡縣錄囚。凡重者從輕。輕者原之。左右或言去年釋罪囚。今年又從末減。用法太寬。則人懼法。法縱弛無以為治。

上曰。用法如用藥。藥本以濟人。不以斃人。服之或誤。必致戕生。法本以衛人。不以殺人。用之太過。必致傷物。百姓自兵亂以來。初離創殘。今歸于我。正當撫綏之。况其間有一時誤犯者。寧可盡法乎。大抵治獄以寬厚為本。少失寬厚。則流入苛刻矣。所謂治新國用輕典。刑得其當。則民自無冤抑。若執而不通。非合時宜也。○十一月立管領民兵萬戶府。諭行中書省臣曰。古者寓兵于農。有事則戰。無事則耕。暇則講武。今兵爭之際。當因時制宜。所定郡縣。民間豈無武勇之材。宜精加簡拔。編輯為伍。立民兵萬戶府領之。俾農時則耕。閑則練習。有事則



用之事平有功者一體陞擢。無功者令還為民。如此則民無坐食之弊。國無不練之兵。以戰則勝。以守則固。庶幾寓兵於農之意也。○十二月。辟儒士范祖幹、葉儀既至。祖幹持大學以進。

上問治道何先。對曰：不出乎此書。

上命祖幹剖析其義。祖幹以為帝王之道。自脩身齊家。以至於治國平天下。必上下四旁均齊方正。使萬物各得其所。而後可以言治。

上曰：聖人之道。所以為萬世法。吾自起兵以來。號令賞罰。一有不平。何以服衆。夫武定禍亂。文致太平。

君鑒卷二十九

悉此道也。甚加禮貌。命二人為諮議。儀以疾辭。祖幹亦以親老辭。

上皆許之。○己亥三月。方國珍遣郎中張本仁以溫台慶元三郡來獻。且以其次子關為質。

上曰：古者慮人不從。則為盟誓。盟誓言變而為交質子。

此衰世之事。豈可蹈之。凡人之盟誓。交質者皆由未能相信故也。今既誠心來歸。便當推誠相與。當如青天白日。何自懷疑。而以質子為哉。乃厚賜遣之。○庚子三月。徵青田劉基、龍泉章溢、麗水葉琛。

金華宋濂至建康。初。



上在婺州既召見濂。及克處州。又有薦基及溢琛者。上素聞其名。即遣使以書幣徵之。時總制孫炎先以命請基。至是四人同赴建康入見。○甲辰春五月。上甚喜。賜坐。從容問曰。四海紛爭。何時而定。溢起對曰。天道無常。唯德是輔。唯不嗜殺人者能一之。上善其言。甚禮貌之。○辛丑三月。方國珍遣檢校燕敬以金玉飾馬鞍轡來獻。

上曰。吾方有事四方。所需者文武材能。所用者穀粟布帛。其他寶玩。非所好也。却其獻。○秋七月。

上視事東閣。時天熱。坐久汗濕衣。左右更以衣進。皆

經澣濯者。參軍宗思顏曰。臣見

主公躬行節儉。舊衣皆澣濯。更進禹之惡衣服。誠無以加矣。真可以示法於子孫也。臣恐

主公今日如此。而後或不然。願始終如此。

上喜曰。思顏之言甚善。他人能言。或惟及於目前。而

不能及於久遠。或能及其已然。而不能及於將然。

今思顏見我能行於前。而慮我不能行於後。信能

盡忠於我也。乃賜之幣。以彰其直。○甲辰春正月。

李善長徐達等奉書幣。以賀。上為吳王。時羣臣以及

上為吳王。時羣臣以及



上功德日隆。屢表勸進。

上曰。戎馬未息。瘡痍未蘇。天命難必。人心未定。若遽稱尊號。誠所未遑。昔武王克商。戡干戈。繫弓矢。歸馬于華山之陽。放牛于桃林之野。大告武成。然後與民更始。曷嘗遽自稱尊。今日之議。且止。俟天下大定。行之未晚。群臣固請不已。乃即吳王位。建百司官屬。○二月。江西行省以陳友諒鏤金床進。上觀之。謂侍臣曰。此與孟昶七寶溺器何異。以一床工巧。若此。其餘可知。陳氏父子窮奢極靡。焉得不亡。即命毀之。侍臣曰。未富而驕。未貴而侈。此所以

取敗。

上曰。既富豈可驕乎。既貴豈可侈乎。有驕侈之心。雖富貴豈能保乎。處富貴者。正當抑奢侈。弘儉約。戒嗜欲。以厭衆心。猶恐不足以慰民望。况窮天下之技巧。以為一己之奉乎。其致亡也宜矣。然此亦足以示戒。覆車之轍。不可蹈也。○

上諭中書省臣曰。先王之世。不施賞而民勸於善。不施罰而民不為非。若是何也。有仁義以為之本也。夫聖人統馭四海。而宰制萬物者。仁以居之。義以行之。故賢者樂有仁義。而不肖者有所視效焉。是



故商變乎夏周變乎商而仁義未嘗改也。天之生民治亂相繼。亘萬世而不易者其惟此乎。故湯武用是而興。桀紂愆是而亡。今天下紛紛靡有底定。彼恃夫智力之私而戕賊於民者。豈復知有仁義哉。卿等職居樞要。所以輔吾者。舍是則無以為治國之本也。卿等勉之。○廷臣張閏等上疏勸上淵嘿以怡養神氣。

上曰。汝等所言。知常而不達變。天下無事端。拱玄默。守道無為。此固可以保養神氣。顧今喪亂未定。軍旅方殷。日給不暇。此豈淵默怡養之日耶。諸公之言固愛我。但未達時宜耳。○乙巳三月。起居注宋濂乞歸省金華。

上賜金幣而遣之。濂還金華。進表謝。復致書世子勸以進脩。

上覽書喜。召世子諭之曰。吾自幼極艱難。今爾曹冠服華麗。飲食甘美。安居深宮。不思勇於進脩。是自棄也。宋起居之言有益。爾其味之。復遣使至金華。賜書獎諭。濂賜以綺帛。仍令世子親致書以報。人皆歎。

上待士之盛。○八月。上召見諸儒。命其各著書。以見其學。上曰。吾欲聞而不可見。其難也。遂命其各著書。以見其學。上曰。吾欲聞而不可見。其難也。遂命其各著書。以見其學。







上御左閣讀宋史至趙普說太祖收諸將兵權謂起居注詹同日普誠賢相使諸將不早解兵權則宋之天下未必不五代若也史稱普多忌刻只此一事功施社稷澤及生民豈可以忌刻少之○丙午三月趙普類其諷晉趙普上語太史令劉基起居注王禕曰喪亂之後法度縱弛當在更張使紀綱正而條目舉其要在明禮義正人心厚風俗以為之本禕對曰昔湯正桀之亂而脩人紀武王正紂之亂而叙彝倫

主上之言誠脗合於前古也○夏四月

上謂太史令劉基起居注王禕曰兵戈未靖四方凋瘵軍旅之需一出於民吾欲紓其力柰何基對曰今用師之日必資財用出民所供未可紓也

上曰我謂紓民之力在均節用必也制其常賦乎國家愛養生民正猶保抱赤子惟恐傷之苟無常制惟括歛以朘其脂膏雖有慈父不能收愛子之心今日之計當定賦以節用則民力可以不困崇本而祛末則國計可以恒舒基對曰臣愚所不及上下兼足之道仁政之本也○

上發建康往濠州省陵墓濠州父老經濟等來見



上與之宴。謂濟等曰。吾與諸父老不相見久矣。今還故鄉。念父老鄉人。遭罹兵難。以來未遂生息。吾甚閔焉。濟等對曰。久苦兵爭。莫獲寧居。今賴

主上威德。各得安息。勞

主上憂念。

上曰。濠吾故鄉。父母墳墓所在。豈得忘之。諸父老宴飲極歡。

上又謂之曰。諸父老皆吾故人。豈不欲朝夕相見。然吾不得久留此。父老歸宜教導子弟為善。立身孝弟。勤儉養生。鄉有善人。由家有賢父兄也。濟等頓

首謝。

上又曰。鄉人耕作交易。且令無遠出。濱淮諸郡。尚有寇兵。恐為所抄掠。父老等亦宜厚自愛。以樂高年。於是濟等皆懽醉而去。○五月。

上嘗命有司訪求古今書籍。藏之祕府。以資覽閱。因謂侍臣詹同等曰。三皇五帝之書。不盡傳于世。故後世鮮知其行事。漢武帝購求遺書。而六經始出。唐虞三代之治。始可得而見。武帝雄才大畧。後世罕及。至表章六經。開闡聖賢之學。又有功于後世。吾每於宮中無事。輒取孔子之言觀之。如節用而



愛人。使民以時。真治國之良規。孔子之言。誠萬世之師也。○八月。命博士許存仁進講經史。存仁講尚書洪範篇。至休徵咎徵之應。

上曰。天道微妙難知。人事感通易見。天人一理。必以類應。稽之往昔。君能脩德。則七政順度。雨暘應期。災害不生。不能脩德。則三辰失行。旱潦不時。率異迭見。其應如響。箕子以是告武王。以為君人者之儆戒。今宜體此。下脩人事。上合天道。然豈特為人上者當勉。為人臣者亦當脩省。以輔其君。上下交脩。斯為格天之本。○十二月。典營繕者。以宮室圖

來進。

上見其有雕琢竒麗者。即去之。謂中書省臣曰。宮室但取其完固而已。何必過為雕斲。昔堯之時。茅茨土階。采椽不斷。可謂極陋矣。然千古之上。稱盛德者。必以堯為首。後世競為奢侈。極宮室苑囿之娛。窮輿馬珠玉之玩。欲心一縱。卒不可遏。亂由是起。夫上能崇節儉。則下無奢靡。吾嘗謂珠玉非寶。節儉是寶。有所締搆。一以朴素。何必極雕巧。以殫天下之力也。○吳元年。春正月。有省局。匠告省臣云。見一老人語之曰。



吳王即位三年當平一天下。問老人為誰。曰我太白神也。言訖遂不見。省臣以聞。上曰。此誕妄不可信也。若太白神果見。當告君子。豈與小人語耶。今後凡事涉怪誕者。勿以聞。○三月宣州貢新茶。

上命內夫人親煮薦于

宗廟。○夏四月。

上至白虎殿見諸子有讀孟子書者。顧問許存仁曰。孟子何說為要。對曰。勸國君行王道。施仁政。省刑薄賦。乃其要也。

君鑒卷二十九

十五

上曰。孟子專言仁義。使當時有一賢君能用其言。天下豈不定於一乎。○

仁祖忌日。

上詣廟祭畢。退御便殿泣下不止。起居注詹同侍側。再三慰

上。

上曰。往者吾父。以是月六日亡。兄以九日亡。母以二十一日亡。一月之間。三喪相繼。人生值此。其何以堪。終天之痛。念之罔極。愈嗚咽不勝。左右皆不能

仰視。○三

至當平一天下。問老人為誰。曰我太白神也。言訖遂不見。省臣以聞。上曰。此誕妄不可信也。若太白神果見。當告君子。豈與小人語耶。今後凡事涉怪誕者。勿以聞。○三月宣州貢新茶。上命內夫人親煮薦于宗廟。○夏四月。上至白虎殿見諸子有讀孟子書者。顧問許存仁曰。孟子何說為要。對曰。勸國君行王道。施仁政。省刑薄賦。乃其要也。君鑒卷二十九 十五 上曰。孟子專言仁義。使當時有一賢君能用其言。天下豈不定於一乎。○仁祖忌日。上詣廟祭畢。退御便殿泣下不止。起居注詹同侍側。再三慰上。上曰。往者吾父。以是月六日亡。兄以九日亡。母以二十一日亡。一月之間。三喪相繼。人生值此。其何以堪。終天之痛。念之罔極。愈嗚咽不勝。左右皆不能仰視。○三



上諭起居注詹同等曰。國史貴乎直筆。是非善惡皆當書之。昔唐太宗觀史。雖失大體。然命直書建成之事。是欲以公天下也。予平日言行可紀之事。是非善惡。汝等皆當明白直書。勿宜隱諱。使後世觀之。不失其實也。

仁祖后忌日。

上詣廟祭畢。退御便殿。謂侍臣朱升曰。昔吾母終時。吾年甫十七。侍母病。晝夜不離側。吾次兄經營家事。母遣吾呼與偕來。囑曰。我今病度不起。汝兄弟善相扶持。以立家業。言訖而終。今大業垂成。母不

君鑒卷二十九

十六

及見。語猶在耳。痛不能堪也。因嗚咽泣下。羣臣莫不感惻。○五月。

上以久不雨。日減膳素食。謂近臣吳去疾曰。予以天旱故。率諸宮中皆素食。使知民力艱難。往時宮中所需。蔬茹醯醬。皆出大官供給。今皆以內官為之。懼其煩擾於民也。去疾頓首曰。

主上一心愛民如此。今雖遇旱。上天眷愛。必有甘澍之應。○六月。

上謂憲臣曰。任官不當。則庶事不理。用刑不當。則無辜受害。譬之薊草。菜者施鋤。不謹必傷良田。繩姦



「隱者論法不當必傷善類故刑不可不慎也。夫置人捶楚之下。屈抑頓挫。何事不伏。何求不得。古人用刑。蓋不得已。懸法象魏。使人知而不敢犯。譬之水火。能焚溺人。狎之則必傷遠之。則無害。水火能生人。亦能斃人。刑本生人。非求殺人也。苟不求其情而輕用之。受枉者多矣。故欽恤二字。用刑之本也。」○除郡縣官定賜予及道里費之令。先是上語中書省臣曰。新授郡縣官多出布衣。到任之初。或假貸于人。或侵漁百姓。不有以養其廉。欲其奉公難矣。故賜道里費。○九月。

上命博士熊鼎編類古人行事。可為鑒戒者。書于壁間。又命侍臣書大學衍義於兩廡壁間。

上曰。前代宮室多施繪畫。予用此以備朝夕觀覽。豈不愈於丹青乎。是日有言瑞州出文石。琢之可以焚地。

上曰。敦崇儉朴。猶恐習奢。好尚華美。豈不過侈。尔不能以節儉之道事予。乃導予以侈麗。夫豈予心哉。但構為宮室。已覺作者之勞。况遠取文石。能不厲民乎。言者慚而退。○十月。

上謂侍臣曰。吾自起兵以來。凡有所為。意向始萌。天



必垂象示之其兆先見故常加儆省不敢逸豫侍  
臣曰天高在上其監在下故能脩省者蒙福不能  
者受禍

上曰天垂象所以警乎下人君能體天之道謹而無  
失亦有變灾而為祥者故宋公一言熒惑移次齊  
侯暴露甘雨應期灾祥之來雖曰在天實由人致  
也○十一月

上沐浴出觀圜丘顧謂起居注熊鼎曰此與古制合  
否對曰小異也

上曰古人於郊掃地而祭器用陶甒以示儉朴周有  
明堂其禮始備今予創立斯壇雖不必盡合古制  
然一念事天之誠不敢頃刻忘矣鼎曰

至上創業之初首嚴郊丘之祀既斟酌時宜以立一  
代之制又始終盡其誠敬此誠前代之所不及

上曰郊祀之禮非尚虛文正為天下生靈祈福予安  
敢不盡其誠時世子從行

上因命左右導之徧歷農家觀其居處飲食器用還  
謂之曰汝知農之勞乎夫農勤四體務五穀身不  
離畎畝手不釋耒耜終歲勤動不得休息其所居  
不過茅茨草榻所服不過練裳布衣所飲食不過



菜羹糲飯而國家經費皆其所出故令汝知之凡一居處服用之間必念農之勞取之有制用之有節使之不至於飢寒方盡為上之道若復加之橫歛則民不勝其苦矣故為民上者不可不體下情復指道傍荆楚謂之曰古者用此為扑刑蓋以其能去風雖傷不至過甚苟用他物恐致殞生此古人用心之仁亦宜知之○中書叅政傅瓛言應天府有滯獄當斷決者

上曰淹滯幾時矣曰逾半歲

上惕然曰京師而有滯獄郡縣受枉者多矣有司得

君鑒卷二十九

十九

人以時決遣安得有此瓛頓首曰臣等不能統率庶寮是臣罪也

上曰吾非不愛其民而民尚尔幽抑近且如此遠者何由能知自今獄囚審鞠明白須依時決遣毋使淹滯○洪武元年春正月

上将告祀南郊戒飭百官執事曰人以一心對越上帝毫髮不誠怠心必乘其機瞬息不敬私欲必投其隙夫動天地感鬼神惟誠與敬耳人莫不以天之高遠鬼神幽隱而有忽心然天雖高所監甚迹鬼神雖隱所臨則顯能知天人之理不二則吾心



之誠敬。自不容於少忽矣。今當大祀。百官執事之人。各宜慎之。

上祀天地于南郊。即皇帝位。定有天下之號曰大明。建元洪武。丞相率百官北面行禮。呼萬歲者三。禮畢。

上率世子暨諸子奉神主詣太廟追尊四代。

祖考妣為皇帝。皇后奉上玉寶玉冊。命左丞相宣國公李善長奉冊寶立妃馬氏為皇后。立世子標為皇太子。

上謂侍臣曰。朕念創業之艱難。日不暇食。夜不安寢。

侍臣對曰。

陛下日覽萬幾。未免有勞。

聖慮。

上曰。汝曹不知創業之初。其功實難。守成之後。其事

尤難。朕安敢懷宴安而忘艱難哉。○詔以李善長

等皆兼東宮官。乃諭善長等曰。朕於東宮官屬。不

別設府僚。而以卿等兼之者。蓋軍旅未息。朕若有

事于外。必留太子監國。若設府僚。卿等在內事。當

啓聞。太子或有聽斷不明。而與卿等意見不合。卿

等必謂府僚導之。嫌隙將由是而生。○



上御東閣。御史中丞章溢。學士陶安等侍。因論前代興亡之事。

上曰。喪亂之源。由於驕逸。大抵居高位者易驕。處逸樂者易侈。驕則善言不入。而過不聞。侈則善道不立。而行不顧。如此者。未有不亡。今日聞卿等論此。深有儆於予心。古者今之鑑。豈不信歟。

上與諸儒。臣論學術。學士陶安對曰。道之不明。邪說害之也。

上曰。邪說之害道。猶美味之悅口。美色之眩目。人鮮不為所惑。自非有豪傑之見。不能決去之也。戰國之時。縱橫捭闔之徒。肆其邪說。游說諸侯。當時諸侯。急於功利者。多從其說。往往事未就。而國隨以亡。此誠何益。夫邪說不去。則正道不興。正道不興。天下烏得而治。安曰。

陛下所言。深探其本。

上曰。仁義治天下之本也。賈生論秦之亡。不行仁義之過。夫秦嚴戰國之餘弊。又安得知此。○天下來朝。府州縣官。陛辭。

上諭之曰。天下初定。百姓財力俱困。譬猶初飛之鳥。不可拔其羽。新植之木。不可搖其根。要在安養生。



息之。惟廉者能約己而利人。貪者必賸人而厚己。況人有才敏者或尼於私。善柔者或昧於欲。此皆不廉害之也。爾等當深戒之。○二月。詔以太牢祀先師孔子于國學。仍遣使詣曲阜致祭。使行。

上謂之曰。仲尼之道廣大悠久。與天地相並。故後世有天下者莫不致敬盡禮。備其祀事。朕今為天下主。期在明教化以行先聖之道。今既釋奠國學。仍遣爾脩祀事于闕里。爾其敬之。○

上御奉天門與劉基論兵事。

上曰。克敵在兵。而制兵在將。兵無節制。則將不任。將

非人則兵必敗。是以兩軍之間。決死生成敗之際。有精兵不如有良將。基對曰。臣荷

聖上厚恩。得侍左右。每觀廟筭。初謂未必皆然。及至摧鋒破敵。動若神明。臣由是知任將在

陛下。將之勝不若主之勝也。然臣觀陛下常不拘古法而勝。此其所難也。

上曰。兵者謀也。因敵制勝。豈必泥於古哉。朕嘗親當矢石。觀戰陣之事。開闔竒正。頃刻變化。猶風雲之無常勢。要在通其變耳。亦何暇論古法耶。○夏四月。蘄州進竹簞。



上謂中書省臣曰。古者方物之貢。惟服食器用。故無耳目之娛。玩物之失。今蘄州所進竹篔固為用物。但未有命而來獻。若受之。恐天下聞風。皆爭進奇巧。則勞民傷財。自此始矣。命卻之。仍令四方非朝廷所需。毋得妄有所獻。○秋七月。

上謂中書省臣曰。中原兵難之後。老穉之孤貧者多。有失所宜。遣人賑恤之。省臣以國用不足為對。

上曰。得天下者得民心也。夫老者民之父母。幼者民之子弟。卹其老。則天下之為子弟者悅。卹其幼。則天下之為父母者悅。天下之老幼咸悅矣。其心有

不歸者寡焉。苟視其困窮而不之卹。民將憮然曰。惡在其為我上也。故周窮乏者不患無餘財。惟患無是心。能推是心。何憂不足。今日之務。此最為先。宜速行之。○閏七月。徵天下賢才。至京。授以守令。厚賜而遣之。

上語中書省臣曰。治國家以得賢為先。賢者天下之望也。然布衣之士。新授以政。必有以養其廉恥。然後可責其成功。洪範曰。既富方穀。此古人之良法。美意也。○

上謂侍臣宋濂等曰。自古聖哲之君。知天下之難保。



也。故遠聲色去奢靡以圖天下之安。是以天命眷顧久而不厭。後世中才之主當天下無事侈心縱欲鮮克有終。至如秦始皇漢武帝好尚神仙以求長生疲精勞神卒無所得。使移此心以圖治天下安有不理。以朕觀之。人君能清心寡欲勤於政事不作無益以害有益使民安田里足衣食熙熙皞皞皦而不自知。此即神仙也。功業垂於簡冊聲名流於後世。此即長生不死也。夫恍惚之事難憑幽怪之說易惑在謹其所好尚耳。朕常夙夜兢業以圖天下之安其敢游心於此。瀛對曰。

陛下斯言足以祛千古之惑也。○八月有風憲官二人各訐所短於廷。其一人言甚便捷。其一人言簡而緩。

上曰。理原於心。言發於口。心無所虧。辭出而簡。心有所蔽。辭勝於理。彼二人者。其言寡者直。其言多者非。遂召廷臣詰之。言寡者果直。

上謂羣臣曰。彼二人者皆居風憲。當持公正以糾率羣司。何致以私怨相加乎。所以古人貴知言。能知言則邪正瞭然自辯。區區以便佞取給者。復何所庸哉。○時有御史上言陶安隱微之過。



上曰朕素知安安豈有此且爾何由知之對曰聞之於道路。

上曰御史但取道路之言以毀譽人以此為盡職乎。命中書省黜之。省臣進曰御史當言路言之有失乞容之。

上曰不然。植佳木者必去蟬蠹。長良苗者必芟狼莠。任正士者必絕邪人。凡邪人之事君必先結以小信而後逞其大詐。此人嘗有所言朕不疑而聽之。故今日乃為此妄言。夫去小人當如撲火。及其未盛而撲之則易為力。不然害滋大矣。竟黜之。○是

月有司奏造乘輿服御諸物應用金者命皆以銅代之。有司言費小不足斬。

上曰朕富有四海豈吝於此然所謂儉約者非身先之何以率下。小用不節大費必至。開奢泰之原啓華靡之漸未必不由於小而至大也。○九月。

上朝罷召宿衛武臣諭之曰朕與尔等起布衣歷戰陣十五六年乃得成功朕今為天子卿等亦任顯榮居富貴非偶然也。當四方豪傑並起互相攻奪朕提孤軍應敵危亦甚矣。然每出師必戒將士毋妄殺毋焚民居。此心簡在。



上帝故有今日。卿等亦思曩時在民間。視元之將帥。輕裘肥馬。氣燄赫然。何敢望之。然彼之君臣。不思祖宗創業之難。驕淫奢侈。但顧一身逸樂。不恤生民疾苦。一旦天更其運。非特不能保其富貴。遂致喪身滅名。今曆數在朕。朕何敢驕怠。常恐政事廢缺。日慎一日。自非犒賞將士。宴百官。享勞外使。未嘗設宴為樂。爾等亦須勤身守法。勿忘貧賤之時。勿為驕奢淫佚之事。則身常榮而家常裕矣。○司天監進元主所製水精宮刻漏。備極機巧。中設二木偶人。能按時自擊鈺鼓。

上覽之。謂侍臣曰。廢萬幾之務。而用心於此。所謂作無益害有益也。使移此心以治天下。豈至亡滅命。左右碎之。○十一月。宴東宮官及儒士。各賜冠服。先是

上建大本堂。取古今圖書充其中。延四方名儒。教太子諸王。分番夜直。選才俊之士充伴讀。

上時時賜宴賦詩。商確古今。評論文字。無虛日。○

上欲舉行耕籍田禮。諭廷臣曰。古者天子籍田千畝。所以供粢盛。備饋饍。自經喪亂。其禮已廢。上無以教。下無以勸。朕蒞祚以來。悉備先王之典。而籍田



為先。故首舉而行之。以為天下勸。時監察御史有  
應班而言曰。耕籍田則力本者知所重矣。

上曰。欲財用之不竭。國家之常裕。鬼神之常享。必也  
務農乎。故后稷樹藝稼穡而生民之詩。作成。王播  
厥百穀而噫嘻之頌興。有國家者。其可棄是而不  
講乎。遂命以來春舉籍田禮。○十二月

上退朝還宮。皇太子諸王侍。

上指宮中隙地謂之曰。此非不可起亭館臺榭為遊  
觀之所。今但令內使種蔬。誠不忍傷民之財。勞民  
之力耳。昔商紂崇飾宮室。不恤人民。天下怨之。身  
死國亡。漢文帝欲作露臺。而惜百金之費。當時民  
安國富。夫奢儉不同。治亂懸判。尔等當記吾言。常  
存儆戒。



歷代君鑒卷之三十

善可為法

國朝

太祖高皇帝下

洪武二年春正月

上御奉天門召元之舊臣問其政事得失馬翼對曰  
元有天下以寬得之亦以寬失之

上曰以寬得之則聞之矣以寬失之則未之聞也夫  
步急則躓弦急則絕民急則亂居上之道正當用  
寬但云寬則得衆不云寬之失也元季君臣耽於  
逸樂循至淪亡其失在於縱弛實非寬也大抵聖  
王之道寬而有制不以廢棄為寬簡而有節不以  
慢易為簡施之適中則無弊矣○三月

上與儒臣論易至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  
上曰人主職在養民但能養賢與之共治則民皆得  
所養然知人最難若所養非賢反厲其民何補於  
國哉故人主養賢非難知賢為難○六月

上召國子生問曰尔等讀書之餘習騎射否對曰皆  
習曰習熟否對曰未乃諭之曰古之學者文足以  
經邦武足以戡亂故能出入將相安定社稷今天



下承平。尔等雖專務文學亦豈可忘武事。詩曰。文武吉甫萬邦為憲。惟其有文武之才。則萬邦以之為法矣。尔等宜勉之。○秋九月。

上謂廷臣曰。知人固難。今朕屢勅百司訪求賢才。然至日往往名實不副。豈非舉者之濫乎。廷臣對曰。請自今令有司薦舉。必具其人已行之善。庶無冒濫之失。

上曰。觀人之法即其小。可以知其大。察其微。可以見其著。視其所不為。可以知其所為。但嚴舉主之法。則冒濫自革矣。○

君鑒卷三十

二

上聖誕日。朝罷。退御便殿。謂侍臣曰。朕昔喪親。適值艱難之際。今富有天下。不能為一朝之養。此終身之痛也。朕昨夢見吾親。聚處之歡。一如平生。蓋父子孫本同一氣。精神所格。有感必應。孰謂幽明異途耶。侍臣曰。此

陛下孝誠感通。形諸夢寐。非偶然也。○冬十月。

上諭中書省臣曰。學校之教。至元其弊極矣。使先王衣冠禮義之教。混為夷狄。上下之間。波頹風靡。故學校之設。名存實亡。況兵變以來。人習於戰鬪。惟知干戈。莫識俎豆。朕恒謂治國之要。教化為先。教



化之道學校為本。今京師雖有太學。而天下學校未興。宜令郡縣皆立學。禮延師儒教授生徒。以講論聖道。使人日漸月化。以復先王之舊。以革污染之習。此最為急務。當速行之。○十一月。中書省奏請營後堂。

上不許。曰。土木之工。連歲不息。今又欲為此。能不病民乎。俟民力稍舒。為之未晚也。○三年春正月。西安鳳翔二府飢。者民宋昇等來言。

上即命戶部往賑之。戶部奏。彼民飢。須運粟以濟之。上惻然曰。民旦暮待餬。如涸魚之欲水。若待運粟以濟之。死者多矣。況今東作方興。民無食而廢耕。將見其患益甚。即命戶部馳驛往賑之。戶給粟一石。給凡三萬六千八百八十九石。○二月。

上御東閣。翰林學士宋濂待制王禕等進講大學傳之十章。至有土有人。濂等反覆言之。

上曰。人者國之本。德者身之本。德厚則人懷。人安則國固。故人主有仁厚之德。則人歸之如就父母。人心既歸。有土有財。自然之理也。若德不足以懷衆。雖有財。亦何用哉。○

上行後苑。見巢鵲。卵翼之勞。喟然嘆曰。禽鳥劬勞若



是。况人母子之恩乎。乃令群臣有親老者許歸養。時元鎮撫陳興被俘來京。恩待甚厚。興言有母在嵩州年八十餘。欲求歸養。即賜白金衣帽遣之。興辭。

上顧謂侍臣曰。孝弟之性。天下皆同。陳興雖武夫。聞朕言。即愴然思歸。朕始不知其有母。若知之。肯令違遠耶。人壽不過百歲。今其母年已八十餘。萬一不得相見。興有無窮之痛。興歸母子相見。其樂宜何如。侍臣對曰。

陛下以孝治天下。推測人情。無微不至。非惟一家之

老者得所。天下之惇獨鰥寡皆蒙其惠矣。

上曰。人情莫不愛其親。必使之得盡其孝。一人孝而衆人皆趨於孝。此風化之本也。故聖人之於天下。必本人情而為治。○夏六月。先是久不雨。

上謂中書省臣曰。君天下者不可一日無民。養民者不可一日無食。食之所恃在農。農之所望在歲。今仲夏不雨。實為農憂。禱祠之事。禮所不廢。朕已擇六月朔日詣山川壇躬為禱之。爾中書各官其代告諸祠。且命

皇后與諸妃親執饗為昔日農家之食。令太子諸王



躬饋于齋所。至是日四鼓。

上素服草履徒步。出詣山川壇。設藁席露坐。晝曝于日。頃刻不移。夜卧于地。衣不解帶。皇太子捧盥進蔬食雜麻麥菽粟。凡三日。庚申暮還宮。仍齋宿于西廡。辛酉出内帑紗綵一萬四千匹。賜將校。於常例外給軍士薪米。令法司決獄。復命有司訪求天下儒術深明治道者。及暮雲氣四合。壬戌旦大雷雨。四郊霑足。○左副將軍李文忠遣人送所獲故元諸孫買的里八剌等及其寶冊至京師。省臣楊憲等請以買的里八剌獻俘于廟。寶冊令百官具

朝服進。

上曰。寶冊貯之庫。不必進也。古者雖有獻俘之禮。武王代殷。曾用之乎。憲曰。武王事殆不可知。唐太宗嘗行之矣。

上曰。太宗是待王世充。若遇隋之子孫。恐不行此禮。元雖夷狄。入主中國。百年之內。生齒浩繁。家給人足。朕之祖父。亦預享其太平。雖古有獻俘之禮。不忍加之。只令服本俗衣以朝。朝畢。賜以中國衣冠。就令謝。復謂憲曰。故國之妃朝于君者。元有此禮。不必效之。亦令衣本俗服於中宮。朝見。見畢。賜之。



中國服亦令就謝翼日朝畢乃賜第宅于龍光山  
命優其廩餼封買的里八刺為崇禮侯○令民間  
立義塚。

上諭禮部臣曰古者聖王治天下有掩骼埋胔之令  
推恩及於朽骨近世狃於胡俗死者或以火焚之  
而投其骨於水孝子慈孫於心何忍傷恩敗俗莫  
此為甚其禁止之若貧無地者所在官司擇近城  
寬閒地為義塚俾之葬埋或有宦遊遠方不能歸  
葬者官給力費以歸之○秋八月禮部尚書陶凱  
等言古者人君進膳日舉樂

上曰古之帝王功德隆盛治洽生民上下之間熙然  
太和雖日一舉樂未為過也今天下雖定人民未  
蘇北征將士尚在暴露之中此朕宵旰憂勤之不  
暇豈可忘將士之勞而自為佚樂哉俟大兵凱還  
士卒無戰伐之勞人民罷轉輸之苦然後以樂侑  
膳未晚也○十二月禮部尚書陶凱請選人專任  
東宮官屬罷兼領之職庶於輔導有所責成

上曰古者不備其官惟賢能是用朕以廷臣有才望  
勲德者兼東宮官非無謂也嘗慮廷臣與東宮官  
屬有不相能遂成嫌隙或生奸謀離間骨肉其禍



非細。若江充之事，可為明鑑。朕今立法，令省臺都督府官兼東宮贊輔之職。父子一體，君臣一心，庶幾無相構之患也。○四年春正月。

上謂中書省臣曰：今日天寒，有甚於冬。京師尚爾，況北邊荒漠之地，冰厚雪深，吾守邊將士甚艱苦。爾中書其以府庫所儲布帛製綿襖，運赴蔚朔寧夏等處，以給將士。省臣對曰：守邊將士衣襖，歲有常供，無庸再運。

上曰：將士雖有常供，朕固知之。特以今天寒異於常時，故命加給耳。古人一夫不獲，引咎在躬。況守邊

將士，尤朕所深念者，其給之勿緩。○秋七月。

上謂丞相汪廣洋曰：朕觀前代人君，多喜佞諛，以飾虛名。甚至臣下詐為瑞應，以恣矯誣。至於天灾垂戒，厭聞于耳。如宋真宗亦號賢君，初相李沆，日間灾異，其心猶存警惕。厥後澶淵既盟，大臣首啓天書，以侈其心。群下曲意迎合，苟圖媚悅，致使言祥瑞者相繼於途。獻芝草者三萬餘本。朕思凡事惟在於誠，況為天下國家，而可以偽乎。爾中書自今凡祥瑞不必奏。如灾異及蝗旱之事，即時報聞。廣洋叩首曰：



陛下敬天勤民。孰大於此。非惟四海蒼生蒙福。誠為  
聖子神孫萬世之謨訓也。○九月。

上觀大學衍義。至晁錯謂人情莫不欲壽。三王生之  
而不傷。真德秀釋之曰。人君不窮兵黷武。則能生  
之而不傷。顧謂侍臣曰。晁錯之言。其所該者廣。真  
氏之言。其所見者切。古人云。兵者凶器。聖人不得  
已而用之。朕每臨行陣。觀兩軍交戰。出沒於鋒鏑  
之下。呼吸之間。創殘死亡。心甚不忍。嘗思為君恤  
民。所重者兵與刑爾。濫刑者陷人於無辜。黷兵者  
驅人於死地。有國者所當深戒也。○五年春二月。

上諭羣臣曰。凡居官者任之大小。雖不同。要皆盡其  
職而已。昔范文正公居位。凡日之所為。必求與食  
相稱。或有不。及。明日必補之。其心始安。賢人君子  
於國家。盡心如此。朝廷豈有廢事。天下安得不治。  
卿等當體朕懷。夙夜盡心。能脩厥職。則無負國家  
異日垂名青史。豈不美乎。○秋八月。

上召諸勳臣諭之曰。難成者功。難得者爵。卿等捐軀  
以從朕。百戰以有功。豈非成之難乎。然因功以定  
爵。高出等倫。豈非得之難乎。知成之難。則思所以  
保之。知得之難。則思所以守之。保守之道。惟敬謹



而已。不以功大而驕心。不以爵隆而有怠心。故能享有榮盛。延及後世。大抵敬謹為受福之本。驕怠為招禍之原。惟知道者可以語此。○冬十二月。上謂禮部侍郎曾魯曰。朕求古帝王之治。莫盛於堯舜。然觀其授受。其要在允執厥中。後之儒者。講之非不精。及見諸行事。往往背馳。魯曰。堯舜以此道宰制萬事。如執權衡。物之輕重長短。自不能違。而皆得其當。此所以致雍熙之治也。後世鮮能此道。於處事之際。欲求其一一至當難矣。

上曰。人君一心。治化之本。存於中者。無堯舜之心。而欲施於政者。有堯舜之治。決不可得也。魯又曰。堯舜之道。載之典謨。無以加矣。至於修身理人。本末次第。具在大學一書。

上曰。大學平治天下之本。豈可舍此而他求哉。○內使奏增飼虎肉。

上曰。養牛以供耕作。養馬以資騎乘。養虎欲以何用。而費肉以飼之乎。命以虎送光祿。他禽獸悉縱之。○六年。春正月。禮部奏增廣國子生。

上曰。須先擇國子學官。師得其人。則教養有效。非其人。增廣徒多何益。蓋瞽者不能辨色。聾者不能辨



聲。學者而無師授。亦如聾瞽之於聲色。朕觀前代學者出為世用。雖由其質美實。亦得師以造就之。後來師不知所以教。弟子不知所以學。一以記誦為能。故卒無實用。今民間俊秀子弟。可以充選者。雖衆。苟無端人正士為之模範。求其成材難矣。故曰。務學不如務求師。今祭酒乏人。卿等宜為朕詢采天下名士。通今博古。才德兼備。宜為人師者。以名聞。

上謂儒臣詹同曰。朕嘗思聲色乃伐性之斧斤。易以溺人。一有溺焉。則禍敗隨之。故其為害甚於鴆毒。

朕觀前代人君。以此敗亡者不少。蓋為君居天下之尊。享四海之富。靡曼之色。窈窕之聲。何求而不得。苟不知遠之。則小人乘間納其淫邪。不為迷惑者幾人焉。況創業垂統之君。為子孫之所承式。尤不可以不謹。同對曰。不邇聲色。昔成湯所以能垂裕後昆。

陛下此言。乃端本澄源之道。誠萬世子孫之法也。○夏四月。以工部尚書黃肅等為廣西等行省參政。上諭之曰。方面之任。貴在廉明。而戒於苛察。貴在剛果。而戒於急暴。貴在有禮。而戒於諂諛。貴在有仁。



而戒於姑息。凡行欲當理事欲成功。上足以分朝廷之憂。下足以慰郡邑之望。為一道之福星。如古之君子。垂德譽于不朽。豈不偉哉。卿等其勉之。○命吏部訪求賢才於天下。

上曰。世有賢才國之寶也。古之聖王恒汲汲於求賢。若高宗之於傳說。文王之於呂望。二君者豈其智之不足也。而遑遑於版築鼓刀之徒。蓋賢才不備。不足以為治。鴻鵠之能遠舉者。為其有羽翼也。蛟龍之能騰躍者。為其有鱗鬣也。人君之能致治者。為其有賢人而為之輔也。今山林之士。豈無德行。

君鑒卷二十一

文藝之有稱者。宜令有司採舉。備禮遣送至京。朕將任用之。以圖至治。○五月。祖訓錄成。

上因謂侍臣曰。朕著祖訓錄。所以垂訓子孫。朕更歷世故。創業艱難。常慮子孫不知所守。故為此書。日夜以思。具悉周至。紬繹六年。始克成編。後世子孫守之。則永保天祿。苟作聰明。亂舊章。是違祖訓矣。又曰。日月之能久。照萬世不改其明。堯舜之道不息。萬世不改其行。三代因時損益者。其小過不及耳。若一代定法。不可輕改。故荒墜廢緒。幾於亡夏。顛覆典刑。幾於亡商。後世子孫。當思敬守祖法。○



秋九月。賜臨濠。造作軍士衣米。

上諭中書省臣曰。憂人者常體其心。愛人者每惜其力。朕嘗親軍旅。備知其疾苦。凡有興造。未免資軍民之力。土木之工。亦甚難集。朕每進一膳。即思天下軍民之饑。服一衣。即思天下軍民之寒。今臨濠營造之士。宜各給米五石。衣一襲。庶不至饑寒也。

○十一月。

上諭皇太子諸王曰。用人之道。當知奸良。人之奸良。固為難識。惟授之以職。試之以事。則情偽自見。若知其良而不能用。知其奸而不能去。則誤國自此。

君鑒卷三十一

十一

始矣。歷代多因姑息。以致奸人侮惑。當未知之初。一槩委用。既識其奸。退亦何難。書曰。任賢勿貳。去邪勿疑。爾等其慎之。○潞州遣官貢人參。

上諭之曰。朕聞人參得之甚艱。豈不勞民。今後不必進。如用。當遣人自取。因謂省臣曰。往年金華貢香米。朕命止之。遂於苑中種田數十畝。每耘耔刈穫之際。親往觀之。足以自適。及計所入。亦足供用。朕飲酒不多。太原歲進蒲萄酒。自今亦令其勿進。國家以養民為務。豈以口腹累人哉。嘗聞宋太祖家法。子孫不得於遠方取珍味。甚得貽謀之道也。○



七年春正月

上召太子宮臣諭之曰汝知所謂重器乎對曰豈非商彝周鼎乎

上曰汝所謂商彝周鼎者此非重器也太子者天下之重器人有彝鼎尚知寶愛太子承主器之重豈得不寶愛之乎寶愛之者必擇端人正士以為輔翼朝夕與居使其熟聞善言不邇詖行自然漸漬以成其德若惟委之於便嬖近習是委重器於塗而不知寶愛之矣汝等日輔太子講論誦說之時必導之以正使其道明德立才器充廣庶幾他日

君鑒卷三十

十三

克勝重任可以副朕所望○八年秋九月

上御奉天門與侍臣語及用人之道

上曰金石之有聲擊之而後鳴舟航之能運操之而後動賢者之有才用之而後見然人之才智或有長於彼而短於此者若因其短而併棄其長則天下之才難矣今令天下求才其長於一藝者皆在選列俟至而觀之其廉讓也可以知其仁其善謀也可以知其智其果斷也可以知其勇若惟見其入小節未覩其大端而輒置之乃有天下無賢之嘆雖有稷契之才亦難見矣○冬十一月甘露降



于南郊群臣咸稱賀獻歌詩以頌德而於禋祀  
上曰人之常情好祥惡妖然天道幽微莫測若恃祥  
而不戒祥未必皆吉觀妖而能懲妖未必皆凶蓋  
聞災而懼或者蒙休見瑞而喜或以致咎何則凡  
人懼則戒心常存喜則侈心易縱朕德不逮惟圖  
脩省之不暇豈敢以此為己所致哉○九年春正  
月中山侯湯和等帥師往延安防邊

上諭和等曰自古重於邊防邊境安則中國無事四  
夷可以坐制今延安地控西北與胡虜接壤虜人  
聚散無常若邊防不嚴即入為寇待其入寇而後

防之則塞上之民必然受害朕嘗勅邊將嚴為之  
備復恐久而懈惰為彼所乘今特命卿等率眾以  
往衆至邊上常存戒心雖不見敵常若臨敵則不  
至有失矣○秋八月遣官視歷代帝王陵寢命百  
步內禁人樵牧設陵戶二人守之有經兵燹而崩  
摧者有司督近陵之民以時封培每三年一遣使  
致祭其諸郡邑祀典所載忠臣烈士祠宇傾頽者  
有司亦以時葺治仍嚴禁防○冬十一月

上與侍臣論及古之女寵宦官外戚權臣藩鎮夷狄  
之禍曰木必蠹而後風折之體必虛而後病乘之



國家之事亦猶是已。漢無外戚閹宦之權。唐無藩鎮夷狄之禍。國何能滅。朕觀往古深用為戒。然制之有其道。若不惑於聲色嚴宮闈之禁。貴賤有體。恩不掩義。女寵之禍何自而生。不牽於私愛。惟賢是用。苟于政典。裁以至公。外戚之禍何由而作。閹寺便習。職在掃除。供給使令。不假以兵柄。則無宦寺之禍。上下相維。小大相制。防耳目之壅蔽。謹威福之下移。則無權臣之患。藩鎮之設。本以衛民。使財歸有司。兵必合符而調。豈有跋扈之憂。至於御夷狄。則修武備。謹邊防。來則禦之。去不窮追。豈有侵暴之虞。凡此數事。嘗欲著書使後世子孫以時觀覽。亦社稷無窮之利也。侍臣頓首曰。陛下此言誠有國之大訓。萬世之明法也。願著之常典。以垂示將來。○十年秋九月。其日之

上謂侍臣曰。前代庸君暗主。莫不以垂拱無為藉口。縱恣荒寧。不親政事。孰不知治天下者。無逸然後可逸。若以荒寧怠政為垂拱無為。帝舜何為曰。耄期倦于勤。大禹何以惜寸陰。文王何以日昃不食。且人君日理萬幾。怠心一生。則庶務壅滯。貽患不可勝言。朕自即位以來。常以勤勵自勉。未旦即臨。



朝晡時而後還宮。夜卧不能安席。披衣而起。或仰觀天象。見一星失次。即為憂惕。或量度民事。有當速行者。即次第筆記。待旦發遣。朕非不欲暫安。但祇畏天命。不得不爾。朕言及此者。恐羣臣以天下無事。便欲逸樂。股肱既惰。元首叢脞。民何所賴。書云。功崇惟志。業廣惟勤。爾羣臣但能以此為勉。朕無憂矣。羣臣皆頓首受命。冬十一月。

上以大內宮殿新成。制度不侈。甚喜。因謂侍臣曰。人主嗜好。所繫甚重。躬行節儉。足以養性。崇尚侈靡。必至喪德。朕常念昔居淮右。頻年飢饉。艱於衣食。

鮮能如意。今富有四海。何求不遂。何欲不得。然檢制其心。惟恐驕盈。不可復制。夙夜兢惕。弗遑底寧。故凡有興作。必量度再三。不獲已而後為之。為之未嘗過度。宮壺之間。皇后亦能儉以率下。躬服浣濯之衣。皆非故為矯飾。實恐暴殄天物。剝傷民財。不敢不謹。侍臣對曰。奢侈者常情。所欲節儉者。富貴所難。

陛下安行節儉。無所勉強。誠宜為萬世子孫之法。上曰。節儉二字。非徒治天下者當守。治家者亦宜守之。爾等歲祿有限。而日用無窮。費或過度。何從辦。



集侵牟剝削皆原于此。須體朕懷，共崇節儉。庶幾無悔。○十二年春三月。

上御華蓋殿，皇太子侍。

上問曰：「比日講習何書？」對曰：「昨看書至商周之際。上曰：『看書亦知古人為君之道否？』因諭之曰：『君道以事天愛民為重，其本在敬身。人君一言一行皆上通于天下，繫于民必敬以將之，而後所行無不善也。』蓋善天必鑒之，不善天亦鑒之。一言而善，四海蒙福；一行不謹，四海罹殃。言行如此，可不敬乎？汝其識之。」○閏五月，勅遼東守將潘敬葉旺曰：「奏至。」

知高麗龍州鄭白等率男婦來降。朕未審將軍識其計否。高麗僻居海隅，其俗尚詐，其性多頑。況人情莫不安土重遷，豈有舍桑梓而歸異鄉者耶？斯必示弱於我。如墮其計，則不過一二年間至者接跡。其害豈小小哉？符至之日，開諭來者，令還以破彼奸。今中國方寧，正息兵養民之時。爾與東夷接壤，慎勿妄生小隙，使彼得以藉口。若我正而彼邪，彼果不滅，則師出有名矣。其來降者，切不可留。春秋有云：『毋納逋逃。』不然，則邊患將由此而啓矣。○十三年夏四月，命群臣各舉所知。



上諭之曰。天下賢才未嘗乏也。謂臯夔稷契不復生。方叔召虎不再出。是薄天下之士。但世有升降。故才有等差耳。為人上者。能量才授職。則無施不可。蓋士之進退。係乎國之治否。吾以一人之智。豈足以盡理天下。必賴天下之賢。然後足以有為。爾等宜體此意。各舉所知以聞。○六月。

上謂侍臣曰。人能清心寡欲。常不忘博施濟衆之意。庶幾民被其澤。侍臣對曰。

陛下此心。即天地之心也。惟人主之心無欲。故能明斷萬事。萬事理則天下生民受其福。

上曰。人之不能明斷者。誠以欲害之也。然明斷亦不以急遽苛察為能。苟見有未至。反損人君之明。求之太過。則虧君人之量。○十四年春正月。

上與吏部臣論任官。

上曰。樹藝非其土。則不蕃。授官非其才。則不任。任官之務。當取方正之士。凡邪佞者。必去之。吏部臣對曰。人之邪正。實亦難辨。

上曰。衆人惡之。一人悅之。未必正也。衆人悅之。一人惡之。未必邪也。蓋出於衆人為公論。出於一人為私意。然正人所為。治官事則不私其家。當公法則



不私其親。邪人反是。此亦可辨。

○上諭禮部臣曰。人君操賞罰之柄。以御天下。必在至公。無善而賞。是謂私愛。無過而罰。是謂私惡。此不足以為勸懲。朕觀漢高帝斬丁公。封雍齒。唐太宗黜權萬紀。李仁發。而賞魏徵之直。皆至當。可以服人。所謂賞一君子而人皆喜。罰一小人而人皆懼。朕於賞罰。未嘗敢輕。若一時處分。或有未當。卿等宜明白執論。寧使賞厚於罰。但不可濫及。使小人僥倖耳。○十五年春正月。

上諭刑官曰。方春萬物發生。而無知之民。乃有犯法

至死者。雖有決不待時之律。然於朕心有所不忍。其犯大辟者。皆減死論。復諭工部臣曰。曩以邊境未寧。兵甲未弛。故集天下工匠。隸事京師。其中有以疾病致死者。不能歸葬。深可憫也。爾工部即遣人收其遺骸。函送其家。各以鈔七錠。給其妻子。瘞之。著為令。○夏四月。廉州府巡檢王德亨上言。家本階州。界於西戎。有水銀坑冶。及青綠紫泥。願得兵取其地。以歸于朝。

上謂戶部臣曰。盡力求利。商賈之所為。開邊啟釁。帝王之深戒。今珍奇之產。中國豈無。朕悉閉絕之。恐



此途一開。小人規利。勞民傷財。為害甚大。況控制邊境。貴於安靖。苟用兵爭利。擾攘不休。後雖悔之。不可追矣。此人但知趨利。不知有害。不可聽也。○十六年春正月。民有子犯法當死。其父以財求免。事覺。監察御史奏欲并置于法。

上曰。生死人之大故。父子人之至親。彼愛根于心。但知求其子之生。不顧理之所不可。爾論法欲并罪其父。然於情可恕。其赦之。

上因諭刑部尚書開濟都御史詹徽等曰。凡論囚須原其情。不可深致人罪。蓋人命至重。常存平恕。猶恐失之。况深文乎。昨民有子犯法當死者。其父行賄求免。御史執之。并欲論罪。朕以父子至親。其死而赦。人之情也。故但論其子而赦其父。自今凡有論決。必再三詳讞覆奏而行。毋重傷人命。○二月。東閣大學士吳沉等進精誠錄。先是

上將享太廟。致齋于武英殿。召沉等謂之曰。朕閱古聖賢書。其垂訓立教大要有三。曰敬天。曰忠君。曰孝親。君能敬天。臣能忠君。子能孝親。則人道立矣。然其言散在經傳。未易會其要領。爾等其以聖賢所言三事。以類編輯。庶便觀覽。至是書成。



上覽而善之。賜名精誠錄。命沉為之序。○夏六月。上諭廷臣曰。讒人之能害國。猶稂莠之能害苗。故善治田者。必去稂莠。善治國者。必去讒邪。稂莠始生。似真。及其盛也。則苗不能勝矣。讒人始言似忠。及其久也。則正人不能勝矣。讒邪勝正人。非國家美事。人君知其然。當力去之。不然。則根柢日深。為害不淺矣。○冬十二月。鷹揚衛軍婦失火。焚軍士廬舍。所司坐當笞。婦年六十餘。其子請代受刑。

上曰。子孝其母。而母非故犯宥之。○十七年。夏五月。上御奉天門。諭羣臣曰。治天下之道。禮樂二者而已。

若通於禮而不通於樂。非所以淑人心而出治道。達於樂而不達於禮。非所以振紀綱而立大中。必禮樂並行。然後治化醇一。或者曰。有禮樂不可無政刑。朕觀刑政二者。不過輔禮樂為治耳。苟為治。徒務刑政。而遺禮樂。在上者。雖有威嚴之政。必無和平之風。在下者。雖存苟免之心。終無格非之誠。大抵禮樂者。治平之膏粱。刑政者。救弊之藥石。卿等於政事之間。宜知此意。毋徒以禮樂為虛文也。

○十八年。春三月。

上與侍臣論漢之諸帝。侍臣有言。明帝亦聰明之主。



上曰。人主不以獨見為明。而以兼聽為聰。通於人情。明於是。非則聰明得其正矣。若屑屑於細故。則未免苛察。上苛察。則下急迫。反有累於聰明也。○

上謂侍臣曰。朕夙興視朝。日高始退。至午復出。追暮乃罷。日間所決事務。恒默坐審思。有未當者。雖中夜不寐。籌慮得當然。後就寢。侍臣對曰。

陛下勵精圖治。天下蒼生之福。但聖體過勞。

上曰。吾豈好勞而惡安。向者天下未寧。吾飢不暇食。倦不暇寢。獎勵將帥。平定禍亂。今天下已安。四方

無事。高居宴樂。亦豈不可。顧自古國家未有不以勤而興。以怠而衰者。天命去留。人心向背。皆決於是。甚可畏也。安敢暇逸。○

上覽輿地圖。侍臣有言。今天下一統。海外蠻夷無不向化。輿圖之廣。誠古所未有。

上曰。地廣則教化難周。人衆則撫摩難徧。此正當戒慎。天命人心。惟德是視。紂以天下而亡。湯以七十里而興。所繫在德。豈在地之大小哉。○秋九月。

上御華蓋殿。命文淵閣大學士朱善講周易至家人。上曰。齊家治國。其理無二。使一家之間。長幼內外各



盡其分事事循理。則一家治矣。一家既治。達之一國。以至天下。亦舉而措之耳。朕觀其要。只在誠實。而有威嚴。誠則篤親愛之恩。嚴則無閨門之失。善對曰。誠如。

聖諭○冬十月。

上諭工部臣曰。孟子傳道有功名教。歷年既久。子孫甚微。近有以罪輸作者。朕聞即命釋之。假令朕不知之。或致死亡。則賢者之後。寢以微滅。是豈禮先賢之意哉。爾等宜加詢問。凡有聖賢之後。在輸作者。依例釋之。○十九年冬十二月。御製大誥三編。

成頒示天下初

上以中外臣民染元之俗。往往不安職業。觸屢憲章。欲做成周乃洪大誥治之制。以訓化之。乃取當世事之善。可為法惡。可為戒者。著為條目。大誥天下。久之。又慮誥條所載。未能盡天下之情。續為一編。以申其意。使民觀感。知所勸懲。自是民之作非者。鮮。從化者多。故又作三編。大誥其意切至。而辭益加詳焉。每編成。

上親序之○二十一年春正月。温州永嘉縣民因暹羅入貢。買其使臣沉香等物。時方嚴交通外夷之



禁里入訐之。按察司論當棄市。

上曰。永嘉乃暹羅所經之地。因其經過與之貿易。此常情耳。非交通外夷之比也。釋之。○冬十一月。賜國子監前造別室一區。凡百餘間。具竈釜床榻。以處諸生之有疾者。令膳夫二十人給役。侍臣進曰。陛下作興學校。推心憫下。無所不至。從古未有。

上曰。諸生去鄉土。離親戚。遠來務學。日久衣必弊。或有疾。無人具湯藥。朝廷作養之。必使之得所。然後可必其成材。蓋天之生材。皆為世用。人君育材。當有其實。惟能有以作養之。則未有不成材者也。○

二十二年夏六月。

君鑒卷三十

二十四

上退朝與侍臣論及守成之道。

上曰。人常慮危。乃不蹈危。常慮患。乃不及患。車行於峻坂。而仆於平地者。慎於難。而忽於易也。保天下亦如御車。雖治平。何可不慎。○冬十一月。

上御謹身殿。翰林院學士劉三吾侍。因論治民之道。

三吾言。南北風俗不同。有可以德化。有當以威制。上曰。地有南北。民無兩心。帝王一視同仁。豈有彼此之間。汝謂南方風氣柔弱。故可以德化。北方風氣剛勁。故當以威制。然君子小人。何地無之。君子懷



德。小人畏威施之。各有攸當。烏可槩以一言乎。三  
吾悚服。○二十三年春正月。通政使茹瑺引奏潮  
州府學生陳質言其父成大寧已死。今有司取其  
補伍。自念從幼至今。荷蒙國恩教育。願賜卒業。以  
圖上報。

上謂兵部尚書沈潛曰。國家得一卒易得一材難。此  
生既有志於學。可削其兵籍。遣歸進學。潛對曰。學  
未見成效。若遽削其兵籍。則缺軍伍。

上曰。國家於人材。必養之於未用之先。而用之於既  
成之後。譬之稼。必豫耕而有穫。若刈不待熟。則無

用。且事有輕重。難拘一律。苟軍士缺伍。不過失一  
力士耳。若獎成一賢材。以資任用。其繫豈不重乎。  
○二月。湖廣沅陵縣主簿張傑。有罪罰輸作。自陳  
母賀氏當元季亂。離守節教子。期於有成。今年且  
老。而臣以罪戾不得奉養。願乞自新。庶全子職。通  
政使司以聞。

上憐而宥之。曰。婦人當亂。世能守節教子。可以勵俗。  
命禮部榜示天下。仍加傑祿秩。俾終養其母。○二  
十四年秋七月。龍江衛吏以過罰書寫。值母喪。乞  
守制。吏部尚書詹徽不聽。吏擊登聞鼓訴之。



上召徽切責之曰。吏雖罰役。天倫不可廢。使其母死。不居喪。人子之心終身有歉。夫與人為善。猶恐其不善。若有善而沮之。何以為勸。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爾乃獨不然耶。徽大慙。吏遂得終喪。○二十五年十二月。敕宋國公馮勝等曰。昔漢唐之禦胡虜。每秋高馬肥。知其入寇。乃設謀定策。伏兵以待之。否則必為邊患。古今時勢雖異。而禦侮防患則同。今以十萬之衆。捕獵塞上。手無尺寸之兵。而耕耘田畝可乎。故必伏兵甲以自防。立斥候以知警。則有備無患矣。○二十七年三月。

上謂侍臣曰。毀譽之言不可不辨也。人固有卓然自立。不同於俗。而得毀者。亦有諂媚狎昵。同乎汚俗。而得譽者。夫毀者未必真不賢。而譽之者未必真賢也。第所遇有幸不幸爾。人主能知其毀者果然。為賢則誣謗之言可息。而人亦不至於受抑矣。知其譽者果然不肖。則偏陂之言可絕。而人亦不至於倖進矣。問君子於小人。小人未必能知。君子鮮有不為所毀。問小人於小人。其朋黨阿私。則所譽者必多矣。惟君子則處心公正。然後能得毀譽之正。故取人為難。而知言為尤難也。○二十八年六



月。河南汝寧府確山縣野蠶成繭。羣臣表賀。

上曰。人君以天下為家。使野蠶成繭。足以衣被天下之人。朕當受賀。一邑之內。偶然有之。何用賀為。○有道士以道書獻。

上却之。左右請留觀之。或有可取。

上曰。彼所獻書。非存神固氣之道。即煉丹燒藥之說。朕焉用此。朕所用者。聖賢之道。所需者。治術。將躋天下生民於壽域。豈獨一己之長生久視哉。苟一受其獻。迂誕恠妄之士。必爭來矣。故斥之。毋為所惑。○

上在位三十一年。壽七十一。葬孝陵。

上素少疾。及疾作。日臨朝。決事不倦。如平時。疾亟。乃焚香祝天曰。壽年久近。國祚短長。子孫賢否。惟簡在帝心。為生民福。語畢。聞雨降。喜形于色。遂崩。遺命喪葬儀物。一以儉素。不用金玉。孝陵山川。因其故。無所改。天下臣民。出臨三日。皆釋服。無妨嫁娶。史臣拜手稽首言曰。

上以天縱之資。起自田里。遂成大業。當是時。元政陵夷。豪傑並起。大者竊據稱尊。小者連數城邑。皆恣為殘虐。糜弊生民。天下大亂極矣。



上在民間閔焉傷之。已而為衆所推戴。拒之益來。乃  
不得已起義。即條法令。明約束。務以安輯為事。  
故所至撫定。民咸按堵。不十餘年間。盪滌羣雄。  
戡定禍亂。平一天下。建混一之功。雖曰天命人  
歸。要亦神武不殺之致也。是以身致太平三十  
餘年。民安吏稱。海內殷富。諸福之物。莫不畢至。  
功德文章。巍然煥然。過古遠矣。傳稱唐虞禪。夏  
后殷周繼。然成湯革夏。乃資亳衆。武王伐商。爰  
賴西師。至于漢高。雖起徒步。高藉亭長。挾縱徒  
集所附。

上不階寸土一民。呼吸響應。以有天下。方冊所載。未  
之有也。於乎。盛哉。



